

两女风波

张亚生性腼腆，虽然在单位是一个副处级调研员，但在处里都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他在处长，副处长们的风光下几无光影。

但这回这光影憧憧的，让处里、局里上下都暗潮涌动，心难平衡了。

刘处长是亲耳所闻张亚本人自己无意透露的隐私的，而许副处长也是亲眼所见张亚本人自己拿出一张照片。并且小王科长可以证实，这一切无可辩驳。因为他也在同一张酒桌上。

这一天接待一拨外地同行，因为有“八项规定”，酒是自己带的，也并没喝得像以前那样放浪形骸。但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自然宽松许多。

张亚就是在这种氛围中，颇有点自豪地讲述了几句，一时令大家都震惊不小。微醺中的张亚后来不吭声了，回复到先前的模样，但大家的目光和心情都已发生大变。

这个张亚真妈的牛！这个秘密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年。什么叫不显山露水，人家张亚就是！平时看似无声无息，心里却沉得住气！

嫉妒羡慕恨呀，平时都是看不起张亚的人，这回，醋海翻滚了。

明人听说了，也有点惊讶莫名，

有点怀疑，与张亚同事多年，知道他是个三棍子砸不出一个响屁的人，他还有这么大的胆量？但因忙着工作，也未予深究。

但消息传到了张亚老婆的耳朵里。还显年轻的老婆发难了，既砸枕头，又砸杯子的，折腾了好久。任了张亚好说歹说，她都不依不饶，说是张亚还在骗她。直到张亚脸憋得猪肝似的，不住地抽着自己耳光，老婆才渐渐平息下来。

刚平静几天，机关书记找上他了。说反映已很多了，你真有这么回事？这可是一票否决的大事情呀！单位全年的年终奖、文明奖、优秀奖、先进称号什么的，都得被砸了。他摇了摇头，脸憋得通红，只反复说了一句：“没，没这事！”

隔了两天，纪委又约他谈话了。他又是一脸通红，话吐不出几句，自然又是矢口否认，纪委警告他说：现在说，算你主动交待，你若有事还这么硬扛着，最后就不堪收拾了。张亚还是拼命摇头。

这天，老婆又闹腾开了。原来她所在单位领导也找她谈话了，让她说出真相，否则，他们也无法交待了。老婆所在的事业单位，是与他们

◆ 安 谅

单位毫不沾边的。

张亚恼了，急了，忽然嘴一歪，倒地上了，老婆惊慌失措，总算让女儿打了120，把他送进医院。

张亚昏迷了三天三夜才苏醒，醒时，明人正巧在他床边，他醒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犯糊涂，开这么一个玩笑，找死呀！”醒来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要了自己的皮夹，那里面有一张相片，是两个女孩，一个成熟些，一个学生样。长得像姐妹俩。

那天酒桌上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他掏出皮夹时露出了那张照片。许副处长见了先说了一句：“这两个靓妹是谁呀！”

张亚朝他翻了翻白眼，不无炫耀地说：“我的两个女儿呀！”

“啊？你有两个女儿？”许副处长大惊。

“是呀，你，你别外传呀！”张亚坏笑着，把皮夹有揣进兜里了。

张亚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。每天有两个靓妹去看他，一个是他的女儿，另一个是他的老婆。



承 包

明 冯梦龙 原作
韩伍 改编并画



镇上有一群专门做道场的道士，为首的胡法师十分贪财，经常挖空心思克扣众人的工钱，发展到后来，老胡干脆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来牟取更多的钱。

一次镇上李家要办丧事，找到了胡法师，老胡为了独得道场的钱，就厚着脸皮自荐道：“你家丧事何必请那么多道士呢？只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”李家本来就不富裕，考虑了一下也就同意了。

设道场时，他点燃了蜡烛，烧起了香，老胡先是念祭文，又是祷告，然后就击起了法器，他一手敲锣，另一只手拿喷呐，两只脚缚上棒槌咚咚地敲起鼓来，接着他跪了拜，拜了跪，还念起经来，就这样有几十个回合，一个人无休无止地忙个不停。一直折腾到第三天，眼看胡道士面色苍白，恍恍惚惚地再也坚持不下去了，终于晕倒在道场上，主人家怕出人命，于是商量请些工人来，抬他回家里去请医生看病，道士躺在地上听见，拼命抬起头来，急急巴巴地说：你们千万不要雇工人抬我，你把工人的钱请医生的钱，都加在道场的钱里面一起算给我，然后让我自己慢慢爬回去好了……



体谅去哪了

◆ 郑玉超

刚进办公室，就见同事小王握着话筒，厉声叱喝：“昨天夜里打电话给你，我不是说过今天上班前报来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影子呢？”一顿狠批，我能听得出电话的那一方满怀歉意。听小王的口气，训的应该是县公司的工作人员。

“什么？忙忘了？别人布置的任务就是任务，难道我布置的就不是任务？”小王换了个姿势，用脑袋和耳朵夹着话筒，瞟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恨恨地下了最后通牒，“限你十分钟内把材料发来！”大有再不按时报材料就会登门问罪的气势，说完“啪”的一声挂了电话。

然后，一面心不在焉地翻报刊，一面仍絮叨个不停。

原来，昨天夜里十一点多，小王忽想起董事长几天前交代的材料，今天得呈报，这才着急忙慌地拨打各个县公司办公室主任的手机，一一催要材料。

我劝道：“你那么晚才要材料，还需要数据，人家深夜哪里去找？”我以办公室老同事的口吻劝道。

小王眼一翻：“照你这样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”脸因生气涨得通红。

“要学会换位思考，体谅下面的难处啊！”我笑着安慰他。他闷闷不乐：“换位？我让他来干我的活，他干得了吗？”我哑口无言。见我沉默，小王继续说道：“我体谅他，谁来体谅我？”全然想不到是他自己的疏忽，才导致董事长早就安排的材料交不出来。

见状，我忙抽身出去，不再和他理论。

转了一圈回来，只见小王正握着电话筒，一个劲地说好话，就差点头哈腰了。

放下电话后，小王向我抱怨道：“不就两张纸的材料吗？就像催命鬼似的，一个劲地催。”我瞧见，他的右手因为激动，有规律地颤抖着。

原来，他又接到了省公司办公室的电话，也是催要材料的。

我问省里要求什么时候上报的，他双手一摊，说道：“也是要求昨天上午上报的，半月前的通知。这不忙的吗？我还没起草呢！你瞧，他昨天上午、下午就催了两次，才刚刚过了一夜，他又开始催了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唉，他们一点也不会换位思考，他们的体谅到底哪去了？”



失踪报告

◆ 孙道荣

她说，我要报案，我的朋友失踪了。

小刘问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黄四。男子答。

黄四？刚才那个老人的儿子，不也叫黄四吗？难道是同一个人？小刘说，请说详细点。

报案男子说，我们是一个微信群里的朋友，虽然他不是群主，却是发言最积极，也最有趣的一个人，每天，他都会一大早就准时出现在群里，问候我们大家，给我们发红包，也转各种好玩的链接，还会发起各种话题讨论。可以说，他是我们群里最热情，最友善，最积极，最真诚的一个朋友。有了他，我们这个群才热闹，好玩，带劲。可是，很奇怪，今天直到现在，他还没有出现，也没有任何反应。这太不正常了，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。群友们商量后，一致决定报警。

小刘问，那你们用别的方式联系过他吗？

男子犹豫了一下，回答说，我们没有他的电话，又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在哪儿工作，所以，除了微信群，我们无法联系上他。

原来是这样。小刘摇了摇头，对男子说，这种情况，我们也无法帮上忙，再说，这也够不上失踪啊。

过了一会，报警电话又响了。一个女孩子带着哭腔说，我的男朋友失踪了。

又是失踪。小刘问，具体什么情况？

女孩说，我的男朋友叫黄四，我们是玩网络游戏认识的，我们已经谈了半年多的恋爱。每天早晨，他都会送99朵玫瑰给我，可是今天他却没有出现。他失踪了。

又是这个黄四。小刘问她，你打

他电话了吗？

打了，打不通。女孩说。

那你去他单位，或者他住的地方，找过他吗？小刘又问。

女孩迟疑了一下，说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上班，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

你们不是已经谈了半年的恋爱吗，怎么连这些基本情况都不了解？小刘不解地问。

我们每天都视频。女孩嗔嗔地说。那99朵玫瑰？小刘问。

也是网上送的。女孩说。

小刘差一点乐了，什么玫瑰，那不就是99个符号吗？！

挂了女孩的电话，小刘想想，还是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。领导要求他，查查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，想办法找到他。

小刘打开电脑，调出户籍档案，输入“黄四”，还真有这个人，户籍地址就在派出所不远的一个小区。

小刘驱车来到了小区。敲门。门开了，是一个瘦弱的青年男子。

小刘问，我是派出所的，你是叫黄四吗？

青年男子点点头，诧异地问，什么事？

小刘说，今天有很多人报案，说你失踪了。

青年男子笑了笑，失踪？我一直在家好好的啊。我就是想安静一下，所以，才将手机电脑关了。

小刘苦笑了笑，开玩笑地说，你在虚拟世界失踪了，现实世界没失踪就好。说着，拍拍青年男子的肩膀，记得赶紧回家看看爸妈吧。



站有一个美女抱着一个小孩上车。我赶紧站起来给她让座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，叫阿姨吧，人家没这么老，叫姐姐吧又觉得很合适。我想了又想，最后喊出的是：“孩子她妈，你来这儿坐！”



【 将就一辈子 】

今天跟女朋友吵架了。我不客气地说：“你这样好吃懒做，真的不感到羞耻吗？”她也毫不示弱：“你怎么不看看自己，哪个男人像你这样一事无成还不上进？”“行吧，既然你

觉得我不好，我也觉得你不好，那我们索性就……”我抽了口烟叹气道：“不要再去祸害别人，在一起将就一辈子吧。”

【 让座 】

今天坐公交车上班。在解放路